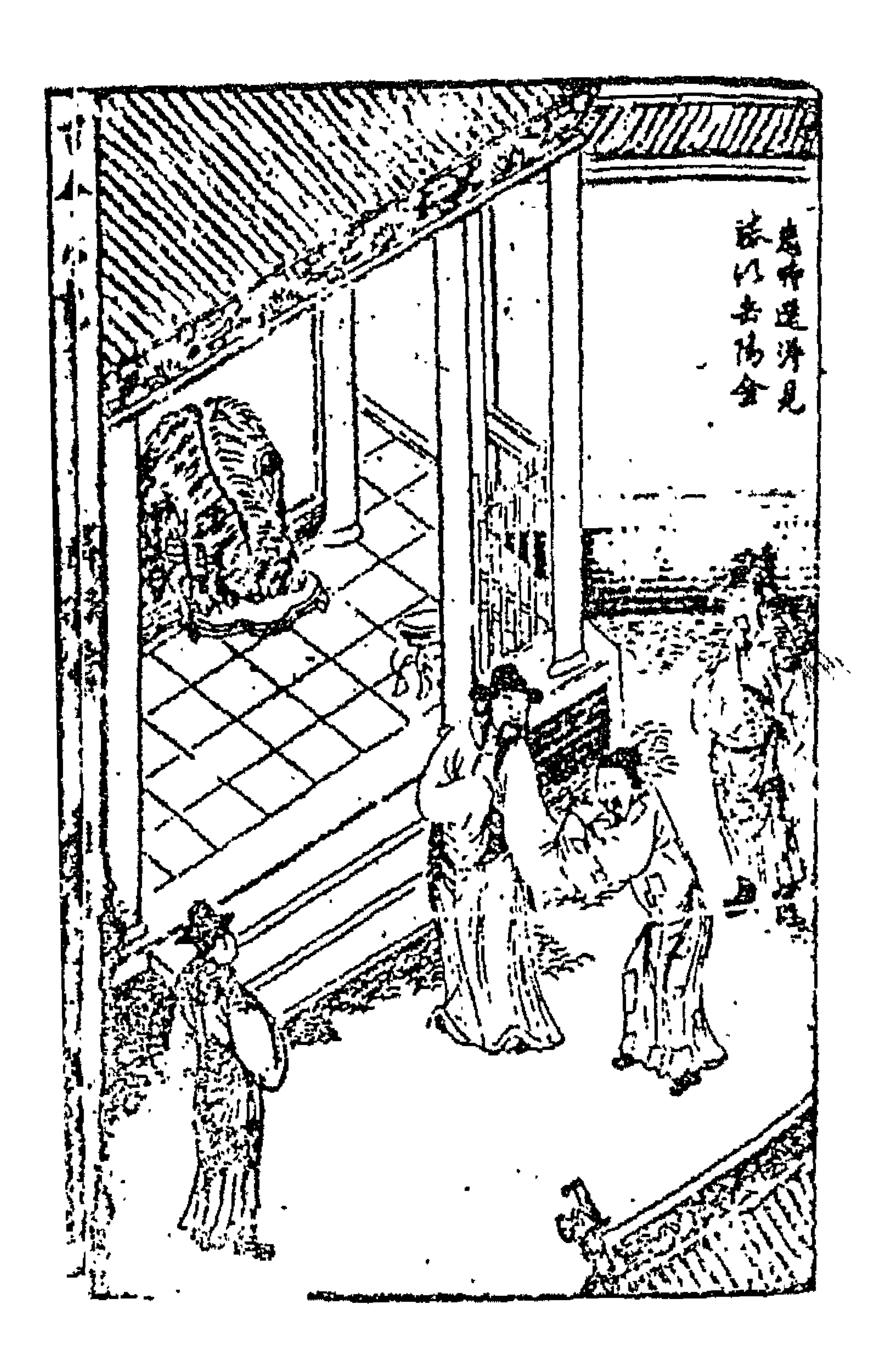
古今小說




遠望平陽數千里
不知何日到故鄉

蘇州人光其何恨乎更

第八卷

吳保安棄家贖友

古人結交惟結心今人結交惟結面結心可以同死生結面那堪共貧賤九衢鞍馬日紛紜追攀送謁無晨昏座中慷慨出妻子酒邊拜舞猶弟兄一關微利已交惡况復大難肯相親君不見當年羊左稱死友至今史傳高其人

這篇詞名爲結交行是歎末世人心險薄結交最難平時酒杯往來如兄若弟一遇虱大的事纔有些利害相關便爾我不相顧了眞箇是酒肉弟兄千個有

落難之中無一人還有朝兄翁暮仇敵纔放下酒杯出門便彎弓相向的所以陶淵明欲息交嵇叔夜欲絕交劉孝標又做下廣絕交論都是感慨世情故爲忿激之譚耳如今我說的兩箇朋友却是從無一面的只因一點意氣上相許後來患難之中死生相救這纔算做心交至友正是

說來貢禹冠塵動　道破荊卿劍氣寒

話說大唐開元年間宰相代國公郭震字元振河北陽人氏有姪兒郭仲翔才兼文武一生豪俠尚氣繩墨因此沒人舉薦他父親見他年長無成寫

年號萬夫理建安府監鎮姚州郡

了一封書教他到京參見伯父求箇出身之地元振謂曰大丈夫不能擢魏科登上第致身青雲亦當如班超傅介子立功異域以博富貴若但借門第爲階梯所就豈能遠大乎仲翔唯唯適邊報到京南中洞蠻作亂原來武則天娘娘革命之日要買嘱人心歸順只這九溪十八洞蠻夷每年一小犒賞三年一大犒賞到玄宗皇帝登極把這犒賞常規都裁降了爲此羣蠻一時造反侵擾州縣朝廷差李蒙爲姚州都督調兵進討李蒙領了聖旨臨行之際特往相府辭別因而請教郭元振曰昔諸葛武侯七擒孟獲但服

其心不服其力將軍宜以愼重行之必當制勝舍姪郭仲翔頗有才幹今遣與將軍同行俟破賊立功庶可附驥尾以成名耳郎呼仲翔出與李蒙相見李蒙見仲翔一表非俗又且當朝宰相之姪親口囑托怎敢推委即署仲翔爲行軍判官之職仲翔別了伯父跟隨李蒙起程行至劒南地方有同鄉一人姓吳名保安字永固見任東川遂州方義尉雖與仲翔從未識面然素知其爲人義氣深重肯扶持濟拔人的乃修書一封特遣人馳送於仲翔仲翔拆書讀之書曰吳保安不肖幸與足下生同鄉里雖缺展拜而慕仰

買交而求求之而反將於克諒人難得

有日以足下大才輔李將軍以平小寇成功在旦夕耳保安力學多年僅官一尉僻在劍外鄉關夢絕况此官已滿後任難期恐厄選曹之格限也稔聞足下分憂急難有古人風今大軍征進正在用人之際儻垂念鄉曲錄及細微使保安得執鞭從事樹尺寸於幕府足下丘山之恩敢忘銜結

仲翔玩其書意歎曰此人與我素昧平生而驟以緩急相委乃深知我者大丈夫遇知己而不能與之出力寧不負愧乎遂向李蒙誇奬吳保安之才乞徵來軍中効用李都督聽了便行下文帖到遂州去要取

方義尉吳保安爲管記纔打發差人起身探馬報蠻
賊猖獗逼近內地李都督傳令星夜趲行來到巂州
正遇着蠻兵搶擄財物不做準備被大軍一掩都四
散亂竄不成隊伍殺得他大敗全輸李都督恃勇招
引大軍乘勢追逐五十里天曉下寨郭仲翔諫曰蠻
人貪詐無比今兵敗遠遁將軍之威已立矣宜班師
回州遣人宣播威德招使內附不可深入其地恐墮
詐謀之中李蒙大喝曰羣蠻今已喪膽不乘此機掃
淸溪洞更待何時汝勿多言看我破賊次日拔寨都
起行了數日直到烏蠻界上只見萬山疊翠草木叢

按唐史天寶經年去邀擊有誅州之屯耕細奴邏乃六詔所稱之祖小說特托名耳

牟尋本奸謀

茸正不知那一條是去路李崇心中大疑傳令暫退平衍處屯扎一面尋覓土人訪問路徑忽然山谷之中金鼓之聲四起蠻兵漫山遍野而來洞主姓蒙名細奴邏手執木弓藥矢百發百中驅率各洞蠻酋穿林渡嶺分明似鳥飛獸逝全不費力唐兵陷於伏中又且路生力倦如何抵敵李都督雖然驍勇奈英雄無用武之地手下爪牙看看將盡歎曰悔不聽郭判官之言乃為犬羊所傷拔出靴中短刀自刺其喉而死全軍皆沒於蠻中後人有詩云

馬援銅柱標千古　諸葛旗臺鎮九溪

何事唐師皆覆沒　將軍姓李數偏奇

又有一詩專咎李都督不聽郭仲翔之言以自取敗

詩云

不是將軍數獨奇　懸軍深入總堪危

當時若聽還師策　總有群蠻誰敢窺

其時郭仲翔也被擄去細奴邏見他丰神不凡叩問之方知是郭元振之姪遂給與本洞頭目烏羅部下原來南蠻從無大志只貪圖中國財物擄掠得漢人都分給與各洞頭目功多的分得多功少的分得少其分得人口不問賢愚只如奴僕一般供他驅使所

柴、割草、飼馬、牧羊、若是人口多的、又可轉相買賣、還人、至此十箇九箇只願死不願生、却又有蠻人看守、求死不得、有怎般苦楚、這一陣廝殺擄得漢人甚多、其中多有有職位的、蠻酋一一審出、許他寄信到中國去、要他親戚來贖、獲其厚利、你想被擄的人、那一箇不思想還鄉的、一聞此事、不論富家貧家、都寄信到家鄉來了、就是各人家屬、十分沒法處置的、只得罷了、若還有親有眷、那移補湊得來、那一家不想借貸去取贖、那蠻酋忍心貪利、隨你孤身窮漢、也要勒取好絹三十疋、方准贖回、若上一等的、還他索詐、爲

羅聞知郭仲翔是當朝宰相之姪，高其贖價，索絹一千疋。仲翔想道：若要千絹，除非伯父處可辦，只是關山迢遞，怎得寄個信去？忽然想着吳保安是我知己，我與他從未會面，只爲見他數行之字，便力薦於李都督，召爲管記。我之用情，他必諒之。奈他行遲不與此難。此際多應已到姚州，誠央他附信於長安，豈不便乎？乃修成一書，逕致保安。書中具道苦情及烏羅索價詳細，倘永固不見遺棄，傳語伯父早來見贖，尚可生還。不然，生爲俘囚，死爲蠻鬼，永固其忍之乎？永固者，保安之字也。書後附一詩云：

其子為奴仍異域　蘇卿受困在初年
知君義氣深相憫　願脫征驂學古賢

仲翔修書已畢，恰好有箇姚州解糧官被擄放回，仲翔乘便就將此書付之，眼盼盼看着他人去了，自已不能奮飛，萬箭攢心，不覺淚如雨下，正是

眼看他鳥高飛去　身在籠中怎出頭

不題郭仲翔籠中之事，且說吳保安奉了李都督文帖，已知郭仲翔所薦，留妻房張氏和那新生下未週歲的孩兒在遂州住下，一主一僕，飛身上路，趕來姚州赴任，聞知李都督陣亡消息，嚇了一驚，尚未知仲

翔生死下落不免留身打探恰好解糧官從蠻地放回帶得有仲翔書信吳保安拆開看了好生淒慘便寫回書一紙書中許他取贖留在解糧官處將他覷便寄到蠻中以慰仲翔之心忙整行囊便望長安進發這姚州到長安三千餘里東川正是箇順路保安逕不回家直到京都求見郭元振相公誰知一月前元振已薨家小都扶柩而回了吳保安大失所望盤纏罄盡只得將僕馬賣去將來使用復身回到遂州見了妻兒放聲大哭張氏問其緣故保安將郭仲翔失陷南中之事說了一遍如今要去贖他爭奈自家

無力使他在窮鄉懸望我心何安說罷又哭黃氏勸止之曰常言巧媳婦煮不得沒米粥你如今力不從心只索付之無奈了保安搖首曰吾向者偶寄尺書即蒙郭君垂情薦拔今彼在死生之際以性命托我我何忍負之不得郭回誓不獨生也於是傾家所有估計來止直得絹二百疋遂撇了妻兒欲出外爲商又怕蠻中不時有信寄來只在姚州左近營運朝馳暮走東趁西奔身穿破衣口喫粗糲雖一錢一粟不敢妄費都積來爲買絹之用得一望十得十望百滿了百疋就寄放姚州府庫眼裏夢裏只想著郭仲翔

三字。連妻子都忘記了。整整的在外過了十箇年頭剛剛的湊得七百疋絹還未足千疋之數正是

離家千里逐錐刀　只爲相知意氣饒
十載未償蠻洞債　不知何日慰心交

話分兩頭卻說吳保安妻張氏同那幼年孩子孤孤恓恓的住在遂州初時還有人看縣尉面上小意兒周濟他一連幾年不通音耗就沒人理他了家中又無積蓄捱到十年之外衣單食缺萬難存濟只得并迭幾件破家火變賣盤纏領了十一歲的孩兒親自問路欲往姚州尋取丈夫吳保安夜宿朝行一日只

安得夫在言人一官下百長護園之左未免盡二心懷中則有古士有一人那已死可知豈此古訂易保安心乎

走得三日十里比到得戎州界上盤費已盡討無所出欲待求乞前去又含羞不慣思量薄命不如死休看了十一歲的孩兒又割捨不下左思右想看看天晚坐在烏蒙山下放聲大哭驚動了過往的官人那官人姓楊名安居新任姚州都督正頂着李蒙的缺從長安馳驛到任打從烏蒙山下經過聽得哭聲哀切又是箇婦人停了車馬召而問之張氏手攙着十一歲的孩兒上前哭訴曰妾乃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之妻此孩兒即妾之子也妾夫因友人郭仲翔陷沒蠻中欲營求千疋絹往贖棄妾母子父住姚州十年

不通音信妾貧苦無依親往尋取櫬盡路長是以悲泣耳安居暗暗歎異道此人真義士恨我無緣識之乃謂張氏曰夫人休憂下官忝任姚州都督一到彼郡即差人尋訪尊夫夫人行李之費都在下官身上請到前途館驛中當與夫人設處張氏收淚拜謝雖然如此心下尚懷惶惑楊都督車馬如飛去了張氏母子相扶一步步捱到驛前楊都督早已分付驛官伺候問了來歷請到空房飲食安置次日五鼓楊都督起馬先行驛官傳楊都督之命將十千錢贈爲路費又備下一輛車兒差人夫送至姚州普淜驛中居

楊公下予
好官治今
那有此人

往張氏心中感激不盡正是

好人還遇好人救　　惡人自有惡人磨

且說楊安居一到姚州便差人四下尋訪吳保安下落不三四日便尋着了安居請到都督府中降階迎接親執其手登堂慰勞因謂保安曰下官常聞古人有死生之交今親見之足下矣尊夫人同令嗣遠來相覓見在驛舍足下且往暫叙十年之別所需紬疋若干吾當爲足下圖之保安曰僕爲友盡心固其分內奈何累及明公乎安居曰慕公之義欲成公之志耳保安叩首曰既蒙明公高誼僕不敢固辭所少尚

三分之一，如數即付。僕當親往蠻中，贖取吾友，然後與妻孥相見，未爲晚也。時安居初到任，乃於庫中撮借官絹四百疋，贈與保安，又贈他全副鞍馬，保安大喜，領了這四百疋絹，并庫上七百疋，共一千一百之數，騎馬直到南蠻界口，尋個熟蠻往蠻中通話，將所餘百疋絹，盡數托他使費，只要仲翔回歸，心滿意足，正是

應時還得見　勝是岳陽金

却說郭仲翔在烏羅部下，烏羅指望他重價取贖，初時好生看待，飲食不缺，過了一年有餘，不見中國人

來講話烏羅心中不悅把他飲食都裁減了每日一
食着他看養戰象仲翔打熬不過思鄉念切乘烏羅
出外打圍拽開腳步望北而走那蠻中都是險峻的
山路仲翔走了一日一夜腳底都破了被一般看象
的蠻子飛也似趕來捉了回去烏羅大怒將他轉賣
與南洞主新丁爲奴離烏羅部二百里之外那新
丁最惡差使小不遂意整百皮鞭鞭得背都青腫如
此已非一次仲翔熬不得痛苦挺個空又想逃走爭
奈路徑不熟只在山凹內盤旋又被本洞蠻子追着
了拿去獻與新丁新丁不用了又賣到南方一洞去

一步遠一步了。那洞主號菩薩蠻，更是利害。曉得郭仲翔屢次逃走，乃取木板兩片，各長五六尺，厚三四寸，教仲翔把兩隻腳立在板上，用鐵釘釘其腳面，直透板內，日常帶着二板行動。夜間納土洞中，洞口用厚木板門遮蓋。本洞蠻子就睡在板上看守，一毫轉動不得。兩腳被釘處，常流膿血，分明是地獄受罪一般。有詩為證：

身賣南蠻南更南　土牢木鎖苦難堪
十年不達中原信　夢想心交不敢譚

却說熟蠻領了吳保安言語，來見烏羅，說知求贖郭

仲翔之事烏羅曉得絹足千疋不勝之喜便差人往
南洞贖郭仲翔回來南洞主新丁又引至菩薩蠻
洞中交割了身價將仲翔兩脚釘板用鉗鉗取出釘
來那釘頭入肉已久膿水乾後如生成一般今番重
復取出這疼痛比初釘時更自難忍血流滿地仲翔
登時悶絕良久方醒寸步難移只得用皮袋盛了兩
箇蠻子扛擡着直送到烏羅帳下烏羅收足了絹疋
不管死活把仲翔交付熟蠻轉送吳保安收領吳保
安接着如見親骨肉一般這兩箇朋友到今日方纔
識面未暇敘話各睜眼看了一看抱頭而哭皆疑以

爲夢中相逢也郭仲翔感謝吳保安自不必說保安見仲翔形容憔悴半人半鬼兩脚又動移不得好生凄慘讓馬與他騎坐自已步行隨後同到姚州城內回復楊都督原來楊安居曾在郭元振門下做箇幕僚與郭仲翔雖未厮認却有通家之誼又且他是箇正人君子不以存亡易心一見仲翔不勝之喜教他洗沐過了將新衣與他更換又教隨軍醫生醫他兩脚瘡口好飲好食將息不勾一月平復如故且說吳保安從蠻界回來方纔到普淜驛中與妻兒相見初時分别兒子尚在襁褓如今十一歲了光陰迅速未

免傷感於懷楊安居爲吳保安義氣上十分敬重每對人誇獎又寫書與長安貴要稱他棄家贖友之事又厚贈資糧送他往京師補官凡姚州一郡官府見都督如此用情無不厚贈仲翔仍留爲都督府判官保安將衆人所贈分一半與仲翔留下使用仲翔再三推辭保安那里肯依只得受了吳保安謝了楊都督同家小往長安進發仲翔送出姚州界外痛哭而別保安仍留家小在遂州單身到京陞補嘉州彭山丞之職那嘉州仍是西蜀地方迎接家小又方便保安歡喜赴任去訖不在話下再說郭仲翔在蠻中

楊公人品十於矣郭時得三頭上前取根我不收一人也

贈得好

日久深知款曲蠻中婦女儘有姿色價反在男子之下仲翔在任三年陸續差人到蠻洞購求年少美女共有十人自已教成歌舞鮮衣美飾特獻與楊安居伏侍以報其德安居笑曰吾重生高義故樂成其美耳言及相報得無以市井見待耶仲翔曰荷明公仁德微軀再造特求此蠻口奉獻以表區區明公若見辭仲翔死不瞑目矣安居見他誠懇乃曰僕有幼女最所鍾愛勉受一小口爲伴餘則不敢如命仲翔把那九箇美女贈與楊都督帳下九箇心腹將校以顯楊公之德時朝廷正追念代國公寵功要錄用其子

差楊安居表奏故翔郭震姪仲翔始進謁於李蒙預知勝敗繼陷身於蠻洞備著堅貞十年復返於故鄉三載効勞於幕府蔭既可叙功亦宜酬於是郭仲翔得授蔚州錄事參軍自從離家到今共一十五年了他父親和妻子在家聞得仲翔陷沒蠻中杳無音信只道身故已久忽見親筆家書迎接家小臨蔚州任所舉家歡喜無限仲翔在蔚州做官兩年大有聲察陞遷代州戶曹參軍又經三載父親一病而亡仲翔扶柩回歸河北喪葬已畢忽然歎曰吾賴吳公見贖得有餘生因老親在堂方謀奉養未暇圖報私恩

今親殁服除豈可豈恩人於度外乎訪知吳保安在
官所未回乃親到嘉州彭山縣看之不期保安在滿
家貧無力赴京聽調就便在彭山居住六年之前患
了疫症夫婦雙亡藁葬在黃龍寺後隙地兒子吳天
祐從幼母親教訓讀書識字就在本縣訓蒙度日仲
翔一聞此信悲啼不已因製縗麻之服腰絰執杖步
至黃龍寺內向塚號泣具禮祭奠宜尋吳天祐相
見即將自己衣服脫與他穿了呼之為弟商議歸葬
一事乃為文以告於保安之靈發開土堆止存枯骨
二具仲翔痛哭不已旁觀之人莫不墮淚仲翔預製衣

下綠縣二箇裴保安夫婦骸骨又恐失了次第欲要
時一時辨認逐節用墨記下裝入練囊總貯一竹籠
之內親自背負而行吳天祐道是他父母的骸骨理
合他馱來奪那竹籠仲翔那肯放下哭曰永固爲我
奔走十年今我暫時爲之負骨少盡我心而已一路
且行且哭每到旅店必置竹籠於上坐將酒飯澆奠
過了然後與天祐同食夜間亦安置竹籠停當方敢
就寢自嘉州到魏郡凡數千里都是步行他兩脚曾
經釘板雖然好了終是血脉受傷一連走了幾日脚
面都紫腫起來內中作痛看看行走不動又立心不

要別人替力勉强扶去有詩爲證

酬恩無地只奔喪　負骨徒行日夜忙
遙望陽平數千里　不知何日到家鄉

仲翔思想前路正長如何是好天晩就店安宿乃設酒飯於竹籠之前含淚再拜虔誠哀懇願吳永固夫婦顯靈保祐仲翔脚患頓除步履方便早到武陽經營葬事吳天祐也從旁再三拜禱到次日起身仲翔便覺兩脚輕健直到武陽縣中全不疼痛此乃神天護佑吉人不但吳保安之靈也再說仲翔到家就請吳天祐同居打掃中堂設立吳保安夫婦神位買辦

[illegible]之報

衣衾棺槨重新殯斂自己戴孝一同吳天祐守墓受
孝顧匠造墳凡一切基具照依先塋父親一般又立
一道石碑詳紀保安棄家贖友之事使往來讀碑者
盡知其善又同吳天祐廬墓三年那三年中教訓天
祐經書得他學問精通方好出仕三年後要到長安
補官念吳天祐無家未娶擇宗族中姪女有賢德者
替他納聘割東邊宅院干讓他居住成親又將一半
家財分給天祐過活正是

昔年為友拋妻子　今日孤兒轉受恩

正是投瓜還得報　善人不負善心人

仲翔起服到京補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仲翔思
念仲安不已乃上疏其略曰
臣聞有善必勸者固國家之典有恩必酬者亦匹
夫之義臣向從故姚州都督李蒙進與蠻戰一戰
奏捷臣謂深入非宜尚當持重主帥不聽全軍覆
沒臣以中華世族為絕域窮囚蠻賊貪利責絹還
俘謂臣宰相之姪索至千疋而臣家絕萬里無信
可通十年之中備嘗艱苦肌膚毀剔靡刻不淚牧
羊有志絕歸無期而遂州方義尉吳保安適至姚
州與臣雖係同鄉從無一面徒以意氣相感遂謀

身家可棄何況一官[illegible]爲仲[illegible][illegible]保安[illegible]

贖臣經營百端撇家數載形容憔悴妻子饑寒泣臣於垂死之中賜臣以再生之路大恩未報遽爾淹歿臣今幸沾朱紱而保安子天祐食菽懸鶉臣竊愧之且天祐年富學深足堪任使願以臣官讓之天祐庶幾國家勸善之典與下臣酬恩之義一舉兩得臣甘就退閒沒齒無怨謹昧死披瀝以聞時天寶十二年也疏入下禮部詳議此一事鬨動了舉朝官員雖然保安施恩在前也難得郭仲翔義氣真不愧死友者矣禮部爲此覆奏盛誇郭仲翔之品宜破格俯從以勵澆俗其天祐可試嵐谷縣尉仲翔

原官如故這嵐谷縣與嵐州相鄰使他兩箇朝夕相見以慰其情這是禮部官的用情處朝廷依允仲翔領了吳天祐告身一道謝恩出京回到武陽縣將告身付與天祐備下祭奠拜告兩家墳墓擇了吉日兩家宅眷同日起程向西京到任那時做一件奇事遠近傳說都道吳郭交情雖古之管鮑羊左不能及也後來郭仲翔在嵐州吳天祐在嵐谷縣皆有政績谷陞遷去嵐州人追慕其事為立雙義祠祀吳保安郭仲翔里中凡有約誓都在廟中禱告香火至今不絕有詩爲證

頻頻握手未爲親　臨難方知意氣眞

試看郭吳眞義氣　原非平日結交人





第九卷

裴晉公義還原配

官居極品富千金　享用無多白髮侵
惟有存仁并積善　千秋不朽在人心

當初漢文帝朝中、有箇寵臣、叫做鄧通、出則隨輦、寢則同榻、恩幸無比、其時有神相許負、相那鄧通之面、有縱理紋入口、必當窮餓而死、文帝聞之、怒曰、富貴由我、誰人窮得鄧通、遂將蜀道銅山賜之、使得自鑄錢、當時鄧氏之錢、布滿天下、其富敵國、一日文帝偶然生下箇癰疽、膿血迸流、疼痛難忍、鄧通跪而吮之、

文帝覺得甚快便問道天下至愛者何人鄧通答道
莫如父子恰好皇太子入宮問疾文帝也教他吮那
癰疽太子推辭道臣方食鮮膾恐不宜近聖恙太子
出宮去了文帝歎道至愛莫如父子尚且不肯為我
吮疽鄧通愛我勝如吾子由是恩寵倍加皇太子聞
知此語深恨鄧通吮疽之事後來文帝駕崩太子即
位是為景帝遂治鄧通之罪說他吮疽獻媚壞亂錢
法籍其家產閉於空室之中絕其飲食鄧通果然餓
死又漢景帝時丞相周亞夫也有縱理紋在口景帝
忌他威名尋他罪過下之於廷尉獄中亞夫怨恨不

食而死這兩箇極富極貴犯了餓死之相果然不得善終然雖如此又有一說道是面相不如心相假如上等貴相之人也有做下虧心事損了陰德反不得好結果又有犯着惡相的却因心地端正肯積陰功反禍爲福此是人定勝天非相法之不靈也如今說唐朝有箇裴度少年時貧落未遇有人相他縱理入口法當餓死後遊香山寺中於井亭欄干上拾得三條寶帶裴度自思此乃他人遺失之物我豈可損人利已壞了心術乃坐而守之少頃間只見有箇婦人啼哭而來說道老父陷獄借得三條犀帶要去贖罪

偶到寺中盥手燒香遺失在此如有人拾取可憐見還全了老父之命裴度將三條寶帶即時交付與婦人婦人拜謝而去他日又遇了那相士相士大驚道足下骨法全改非復向日餓莩之相得非有陰德乎裴度辭以沒有相士云足下試自思之必有拯溺救焚之事裴度乃言還帶一節相士云此乃大陰功他日富貴兩全可預賀也後來裴度果然進身及第位至宰相壽登耄耋正是

面相不如心相准　為人須是積陰功

假饒方寸難移相　餓莩焉能享萬鍾

說話的你只道裴晉公是陰德上積來的富貴誰知他富貴以後陰德更多則今聽我說義還原配這節故事卻也十分難得話說唐憲宗皇帝元和十三年裴度領兵削平了淮西反賊吳元濟還朝拜爲首相進爵晉國公又有兩處積久負固的藩鎮都懼怕裴度威名上表獻地贖罪恒冀節度使王承宗願獻德棣二州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願獻沂密海三州憲宗皇帝看見外寇漸平天下無事乃修龍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大興土木又聽山人柳泌合長生之藥裴度屢次切諫都不聽佞臣皇甫鎛判度支程异掌

鹽鐵專一刻剝百姓財物名爲羨餘以供無事之費由是投了憲宗皇帝之意兩箇佞臣並同平章事裴度羞與同列上表求退憲宗皇帝不許反說裴度好立朋黨漸有疑忌之心裴度自念功名太盛惟恐得罪乃口不談朝事終日縱情酒色以樂餘年四方郡牧往往訪覓歌兒舞女獻於相府不一而足論起裴晉公那里要人來獻只是這班阿諛謟媚的要博相國歡喜自然重價購求也有用強偪取的鮮衣美飾或假作家妓或僞稱侍兒遣人慇慇懃懃的送來裴晉公來者不拒也只得納了再說晉州萬泉縣有一

轉展奉承便從出為心中來了

人姓唐名璧字國寶曾舉孝廉科初任括州龍宗縣尉再任越州會稽丞先在鄉時聘定同鄉黃太學之女小娥為妻因小娥尚在稚齡待年未嫁比及長成唐璧兩任遊宦都在南方以此兩下蹉跎不曾婚配那小娥年方二九生得臉似堆花體如琢玉又且通於音律凡簫管琵琶之類無所不工晉州刺史奉承裴晉公要在所屬地方選取美貌歌姬一隊進奉已有了五人還少一個出色掌班的聞得黃小娥之名又道太學之女不可輕得乃捐錢三十萬囑托萬泉縣令求之那縣令又奉承刺史遣人到黃太學家致

意黃太學回道已經受聘不敢從命縣令再三强求黃太學只是不允時値清明黃太學舉家掃墓獨留小娥在家縣令打聽的實乃親到黃家搜出小娥用肩輿擡去着兩個穩婆相伴立刻送到晉州刺史處交割硬將三十萬錢撇在他家以爲身價比及黃太學回來曉得女兒被縣令刼去急往縣中已知送去州裏再到晉州將情哀求刺史刺史道你女兒才色過人一入相府必然擅寵豈不勝作他人箕箒乎況已受我聘財六十萬錢何不賠與汝婿別圖配偶黃太學道縣主乘某掃墓將錢委置某未嘗面受況此

三十萬今悉持在此某只願領女不願領錢也刺史拍案大怒道你得財賣女却又瞞過三十萬强來絮聒是何道理汝女已送至晉國公府中矣汝自往相府取索在此無益黃太學看見刺史發怒出言圖賴再不敢開口兩眼含淚而出在晉州守了數日欲得女兒一見寂然無信歎了口氣只得回縣去了却說刺史將千金置買異樣服飾寶珠瓔珞粧扮那六個人如天仙相似全副樂器整日在衙中操演直待晉國公生日將近遣人送去以作賀禮那刺史費了許多心機破了許多錢鈔要博相國一個大歡喜誰知

可憐如花女如作孽棄乎

小人情態畫出

相國府中歌舞成行各鎮所獻美女也不計其數這六個人只湊得閑熱相國那里便看在眼裏留在心裏從來奉承儘有折本的都似此類有詩爲證

割肉剜膚買上懽　千金不吝備吹彈
相公見慣渾閑事　羞殺州官與縣官

話分兩頭再說唐壁在會稽任滿該得升遷想黃小娥今已長成且回家畢姻然後赴京未遲當下收拾宦囊望萬泉縣進發到家次日就去謁見岳丈黃太學黃太學已知爲着姻事不等開口便將女兒被奪情節一五一十備細的告訴了唐壁聽罷呆了半晌

咬牙切齒恨道大丈夫浮沉蹭蹬至一妻之不能保何以生爲黃太學勸道賢婿英年才望自有好姻緣相湊吾女兒自沒福相從遭此强暴休得過傷懊抱有誤前程唐壁怒氣不息要到州官縣官處與他爭論黃太學又勸道人已去矣爭論何益況干得裴相國方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倘失其歡心恐於賢婿前程不便乃將縣令所留三十萬錢擡出交付唐壁道以此爲圖婚之費當初宅上有碧玉玲瓏爲聘在小女身邊不得奉還矣賢婿須念前程爲重休爲小挫以誤大事唐璧兩淚交流答道某年近三旬又失

此良偶琴瑟之事終身已矣蝸名微利誤人之本從此亦不復思進取也言訖不覺大慟黃太學也還痛起來大家哭了一場方罷唐璧那里肯收這錢去還自空身回了次日黃太學親到唐璧家再三解勸攛掇他早往京師聽調得了官職然後徐議良姻唐璧初時不肯被丈人一連數日強逼不過思量在家氣悶且到長安走遭也好排遣勉強擇吉買舟起程丈人將三十萬錢暗地放在舟中私下囑付從人道開船兩日後方可稟知主人拿去京中好做使用討個美缺唐璧見了這錢又感傷了一場分付蒼頭此是

黄家賣女之物、一文不可動用、在路不一日、來到長安、覓人挑了行李、就裴相國府中左近處下箇店房、早晚府前行走、好打探小娥信息、過了一夜、次早、到吏部報名、送歷任文憑查驗過了、回寓喫了飯、就到相府門前守候、一日最少也走過十來遍、住了月餘、那里通得半箇字、這些官吏們一出一入、如馬蟻相似、誰敢上前把這沒頭腦的事問他一聲、正是

侯門一入深如海　從此蕭郎是路人

一日、吏部掛榜、唐璧授湖州錄事參軍、這湖州又在南方、是熟遊之地、唐璧也到歡喜、等有了告敕、收拾

行李、僱喚船隻出京、行到潼津地方、遇了一夥强人、自古道慢藏誨盜、只爲這三十萬錢帶來帶去露了小人眼目、惹起貪心、就結夥做出這事來、這夥强人從京城外直跟至潼津、背地通同了船家、等待夜靜一齊下手、也是唐璧命不該絕、正在船頭上登東、看見聲勢不好、急忙跳水上岸逃命、只聽得這夥强人亂了一回、連船都撑去、蒼頭的姓命也不知死活、舟中一應行李、盡被刼去、光光剩個身子、正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又被打頭風

那三十萬錢和行囊、還是小事、却有歷任文簿、和那

告敕是赴任的執照也失去了連官也做不成唐璧那一時真箇是控天無路訴地無門思量我直恁時乖運蹇一事無成欲待回鄉有何面目欲待再往京師向吏部衙門投訴奈身畔並無分文盤費怎生是好這裏又無相識借貸難道求乞不成欲待投河而死又想堂堂一軀終不然如此結果坐在路傍想了又哭哭了又想左算右算無計可施從半夜直哭到天明喜得絕處逢生遇着一個老者携杖而來問道官人為何哀泣唐壁將赴任被刦之事告訴了一遍老者道原來是一位大人失敬了舍下不遠請那步

則箇老者引唐璧約行一里到千家中重復敘禮老者道老漢姓蘇兒子喚做蘇鳳華見做湖州武源縣尉正是大人屬下大人往京老漢願少助資斧即忙備酒飯管待取出新衣一套與唐璧換了捧出白金二十兩權充路費唐璧再三稱謝別了蘇老獨自一個上路再往京師舊店中安下店主人聽說路上喫虧好生淒慘唐璧到吏部門下將情由哀禀那吏部官道是告敕文簿盡空毫無巴鼻難辨真僞一連求了五日並不作准身邊銀兩都在衙門使費去了回到店中只叫得苦兩淚汪汪的坐着納悶只見外面

一人約莫半老年紀頭帶軟翅紗帽身穿紫衫挺
帶皂靴好似押牙官模樣踱進店來見了唐壁作了
揖對面而坐問道足下何方人氏到此貴幹唐壁道
官人不問猶可問我時教我一時訴不盡心中苦情
說未絕聲撲簌簌掉下淚來紫衫人道尊意有何不
美可細話之或者可共商量也唐壁道某姓唐名璧
晉州萬泉縣人氏近除湖州錄事參軍不期行至潼
津忽遇盜劫資斧一空歷任文簿和告敕都失了難
以之任紫衫人道中途被劫非關足下之事何不以
此情訴知吏部重給告身有何妨礙唐壁道幾次哀

求不蒙憐惟教我去住兩難無門懇告紫衫人道嘗朝裴晉公每懷惻隱極肯周旋落難之人足下何不去求見他唐壁聽說愈加悲泣道官人休題起裴晉公三字使某心腸如割紫衫人大驚道足下何故而出此言唐壁道某幼年定下一房親事因屢任南方未成婚配却被知州和縣尹用強奪去湊成一班女樂獻與晉公使某壯年無室此事雖不出晉公然晉公受人諂媚以致府縣爭先獻納分明是他拆散我夫妻一般我今日何忍復往見之紫衫人問道足下所定之室何姓何名當初有何爲聘唐壁道姓黃名

小娥聘物碧玉玲瓏見在彼處紫衫人道某即晉公親校得出入內室當爲足下訪之唐璧道侯門一入無復相見之期但願官人爲我傳一信息使他知我心事死亦瞑目紫衫人道明日此時定有好音奉報說罷拱一拱手踱出門去了唐璧轉展思想懊悔起來那紫衫押牙必是晉公親信之人遣他出外探事的我方纔不合議論了他幾句頗有怨望之詞倘或述與晉公知道激怒了他降禍不小心下好生不安一夜不曾合眼巴到天明梳洗罷便到裴府窺望只聽說令公給假在府不出外堂雖然如此仍有許多

文書來往內外奔走不絕只不見昨日這紫衫人等了許久回店去喫了些午飯又來守候絕無動靜看看天晚眼見得紫衫人已是謬言失信了嗟歎了數聲凄凄凉凉的回到店中方欲點燈忽見外面兩個人似令史粧扮慌慌忙忙的走入店來問道那一位是唐壁參軍唬得唐璧躲在一邊不敢答應店主人走來問道二位何人那兩個人答曰我等乃裴府中堂吏奉令公之命來請唐參軍到府講話店主人指道這位就是唐璧只得出來相見了說道某與令公素未通謁何緣見召且身穿素服豈敢唐突堂吏道

令公立等叅軍休得推阻兩個左右廝扶着飛也似跑進府來到了堂上教叅軍少坐容某等稟過令公却來相請兩個堂吏進去了不多時只聽得飛迸出來復道令公給假在內請進去相見一路轉灣抹角都點得燈燭輝煌照耀如白日一般兩個堂吏前後引路到一箇小小廳事中只見兩行紗燈排列令公角巾便服拱立而待唐璧慌忙拜伏在地流汗浹背不敢仰視令公傳命扶起道私室相延何勞過禮便教看坐唐璧謙讓了一回坐於旁側偷眼看着令公正是昨日店中所遇紫衫之人愈加惶懼捏着兩把

四字好

爲人須爲做官安得遇此等人

洣低了眉頭屏息也不敢出來原來裴令公閒時嘗在外面私行耍子昨日偶到店中遇了唐壁回府去就查黃小娥名字喚來相見果然十分顏色令公問其來歷與唐壁說話相同又討他碧玉玲瓏看時只見他緊緊的帶在臂上令公甚是憐憫問道你丈夫在此願一見乎小娥流淚道紅顏薄命自分永絕見與不見權在令公賤妾安敢自專令公點頭教他且去密地分付堂候官備下資裝千貫又將空頭告敕一道塡寫唐壁名字差人到吏部去查他前任履歷及新授湖州參軍文憑要得重新補給件件完備纔

請唐壁到府唐壁滿肚恍張那知令公一團美意當日令公開談道昨見所話誠心惻然老夫不能杜絕餽遺以致足下久曠琴瑟之樂老夫之罪也唐壁離席下拜道鄙人身遭顛沛心神顛倒昨日語言冒犯自知死罪伏惟相公海涵令公請起道今日頗吉老夫權為主婚便與足下完婚薄有行資千貫奉助聊表贖罪之意成親之後便可于飛赴任唐壁只是拜謝也不敢再問赴任之事只聽得宅內一派樂聲嘹喨紅燈數對女樂一隊前導幾個押班老嬤和養娘簇擁出如花如玉的黃小娥來唐壁慌欲躲避老

娥道請二位新人就此見禮養娘鋪下紅毯黃小娥和唐璧做一對兒立了朝上拜了四拜令公在傍答揖早有肩輿在廳事外伺候小娥登輿一逕擡到店房中去了令公分付唐璧速歸逆旅勿誤良期唐璧跑回店中只聽得人言鼎沸舉眼看時擺列得絹帛盈箱金錢滿篋就是起初那兩個堂吏看守著專等唐璧到來親自交割又有個小小篋兒令公親判封的拆開看時乃官誥在內復除湖州州司戶參軍唐璧喜不自勝當夜與黃小娥就在店中權作洞房花燭這一夜歡情比著尋常畢姻的更自得意正是

運去雷轟薦福碑　時來風送滕王閣

今朝婚宦兩稱心　不似從前情緒惡

唐璧此時有婚有宦、又有了千貫資裝、分明是十八層地獄的苦鬼、直升至三十三天去了、若非裴令公仁心慷慨、怎肯周旋得人十分滿足、次日唐璧又到裴府謁謝、令公預先分付門吏辭回、不勞再見、唐璧回寓、重理冠帶、再整行裝、在京中買了幾個僮僕跟隨兩口兒回到家鄉、見了岳丈黃太學、好似枯木逢春斷弦再續、歡喜無限、過了幾日、夫婦雙雙往湖州赴任、感激裴令公之恩、將沉香雕成小像、朝夕拜禱

願其福壽綿延，後來裴令公壽過八旬，子孫蕃衍，人皆以爲陰德所致。詩云

無室無官苦莫論　周旋好事賴洪恩
人能步步存陰德　福祿綿綿及子孫

九卷終